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第十五回 堂前設惡誓大有劫盟 窗外聽私言張鳳報信

卻說區爵興接了五百兩的票子，便說道：「有一個千妥萬當的法子。」貴興大喜，忙問何法。爵興道：「這個法子，只要賢姪多破費一頭牛、一腔羊、一口豬，以後便萬事皆妥，不知賢姪肯麼？」貴興道：「這是小事，有何不肯！」爵興道：「這才是個妙法呢！」貴興道：「請教到底是甚麼法子？」爵興抬著頭，仰著面，徐徐的說道：「妙啊！千古籠絡英雄，也不外此法！」貴興再欲問時，爵興又道：「劉備結識關、張，宋江結識多少好漢，總也脫不出這個範圍！」貴興道：「好表叔！你不要嘔我，快點告訴了我吧！」爵興道：「這班人目無王法，只除了菩薩可以伏住他。我們只須如此如此，……卻還少一個做硬的人！」貴興大喜道：「就是家叔宗孔好麼？」爵興道：「這個人只會齷齪諂笑，不能幹大事的。不是我離間你們叔姪的話，你看他近來這幾年，跟了賢姪，一味的騙吃騙用，何嘗同你辦過什麼事來？還是另外想一個人吧。」貴興道：「林大有雖係初交，我見他很有膽識，不如就煩了他。」爵興沉吟道：「也罷！且等席散了，再同他商量。」當下兩人計議已定，便出來入席。飲過兩巡，爵興站起來，吃乾了一杯酒，對眾人說道：「今日祈伯賢姪，要同眾位商量大事，一切都托我主持。我此刻當眾一言，諸位靜聽！」當下眾人果然一律肅靜。爵興又對貴興道：「賢姪可叫喜來，督率家人，把各處閒房，都打掃起來應用，限明日便要齊備，」又對眾人說道：「省城新到幾位，自然今後就住在此處，其餘各位，也務請從明天起，到這裡居住。還請眾位今日出去，各人回家，對一切妻子人等，只說明日有事往省城。或說到佛山，或說到陳村，千萬不可說是到這裡來，限明日午時取齊，我亦在此等候，到時另有說話商量，不可有誤！」眾人一齊站起來答應了。

爵興又對宗孔道：「有一件事，要煩老表台，明日一早，到省城走一趟。」宗孔道：「可是要我去叫天來兄弟回來就死？」爵興笑道：「不是這個。明日晚上要用一隻羊，這裡沒有買處，煩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買，即日趕了回來聽用。」宗孔聽得叫他去買羊，從中又好落幾錢銀子，如何不答應？爵興說罷，眾人重新歸坐，飲至黃昏，方才散去。爵興就留在書房，同林大有、周贊先……等人談天，只見林大有果然精悍，是一條好漢，因拉他在一旁，同他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林大有連連答應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晌午時分，眾人陸續到齊，下午宗孔也買了羊回來，貴興自去叫人安排一切。是夜依然是呼嘯同飲，直至二更方散。撤了殘桌，眾人分別坐下。爵興便高聲對眾人說道：「今日祈伯請眾位幫忙，報仇雪恨，不知眾位肯肯戮力同心？」眾人同聲應道：「自然是同心合力的！」爵興道：「既是同心合力，我把今日這個辦法，且當眾言明，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，我們就這幾天裡頭，前去梁家打劫，進得門時，不必劫取財帛，只要各位牢牢的記著八個字，回來自當照議酬謝。這八個字是：『逢男便殺，遇女休傷。』」眾人又齊聲說道：「當得照辦！」爵興又道：「只是一層可怕，倘事後被他告發，當起官來，又當怎樣？」凌美閒等一眾聽了，不覺面面相覷。爵興又道：「外面自有祈伯打點一切，自可放心，但是你們當官怎樣供呢？」眾人又不能對。爵興道：「林大哥有一個主意在這裡，要是當起官來，只要胡亂供一個假名字，只說那兇手畏罪先逃，等官府起一通緝捕文書，這裡就好想法子，打點放你們出來……」

貴興接著口說道：「但凡到官府受過刑的，我都一一記著，酌量酬送止痛銀錢。」爵興道：「眾位都情願麼？」眾人都答道：「情願！」爵興道：「都情願了！是最好！但是認真當起官來，供的兇手名字，你供的是『張三』，他供的是『李四』，那又不對了，到了臨時，我再擬定一個名字，告訴你們，你們便牢牢記著，個個供的都是一樣，不由他官府不信。今日卻還有一句話，眾位既然都是同心同意的，可肯就今夜設一個誓麼？」林大有上前一步，手拍胸膛道：「這個正合我意！」爵興喝一聲「好！」貴興忙叫抬過三牲來，登時七手八腳，搬了三張桌子到天井裡，擺上了牛羊豬三牲，又排起香案，點上明晃晃的一對大蠟燭，焚上了香。此時區爵興已把上頭的話，略略加上點文藻，寫成一張誓詞，誓詞後面，又把各人的姓名，一一列上。當下貴興先到香案前叩過頭，爵興、宗孔等一班人，都依次叩拜過。爵興便取出誓詞，當眾宣讀。讀完，又按著名字叫起來，叫一個，就有一個答應，如同點名一般。點過了，貴興叫抬過香品來，只見兩個打雜，抬了一籠雞，拿了一把利刀，放在當中桌上。爵興放下誓詞，走過來，左手捉了一隻小雄雞，右手拿了刀，說道：「我先誓了！眾位輪著來，不可退縮！」說罷，把刀子高高舉起道：「有不依今夜之誓的，死得同這雞子一般！……」說聲未了，撻一聲，已把雞頭斬下，順手把雞往天井裡一擲，只聽得撲哧哧的，那沒頭雞的翅膀，還在那裡亂撲呢。

爵興方才把雞擲了出去，林大有便忽的一跳，跳在當中，大聲說道：「今夜有哪個敢不照樣設誓的，」說著，就在身邊嗖的一聲，拔出一把二尺長的尖刀來道：「我就把他一刀！」說著，猛的一下，把刀插在桌子上，震得噠的一聲。他自己便先提了一隻雞，拍的一下，斬了雞頭，說了誓詞。眾人先看見爵興的斬雞說誓，本就有些膽怯，要想退縮。後來見了林大有這等惡狠狠的舉動，只得一個個的上前斬過了，爵興又拿起那張誓詞道：「這張誓詞，照例是要存起來的，但是這個是一件機密大事，存著這張紙，恐怕失落出去，反為不美，不如當天燒了，把各人姓名，都存在天上。我們更要戮力同心，須知有天地神明鑒察！」說罷，就在燭火上燒了。卻也作怪，恰好起了一陣風，把那紙灰飛到半天裡去，爵興故意抬著頭，咄咄稱奇。眾人看得毛骨悚然。

當下收了祭品，眾人從此夜起，就在貴興家住下。一連過了三天，爵興只不提這事。貴興便問道：「表叔意下，要想幾時動手？」爵興道：「我已算在這裡了，天來兄弟，難得同時在家，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，不能一鼓而擒，豈不是可惜！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，到了十二那天，賢姪可延請僧道，打起醮來，僧道不許進門，可在門外搭起醮棚，連打七晝夜的醮，包你可以成功！」貴興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難道預先超薦他們，恐怕冤魂索命麼？」爵興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我另有妙用，賢姪只管預備起來。」貴興只得叫人去預備了，又問到底幾時動手。爵興道：「只等散醮那夜動手。」貴興屈指一計道：「十二日開壇，應到十八夜散醮，何以揀了這一夜呢？」爵興拍手道：「賢姪！你真是和梁家結下莫大冤仇，連這件事也忘了，天來的母親，不是十九的生日麼？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齊全在家？到了那天，他自然預先回來，同他母親做壽。莫說他兄弟兩個，你就連他兒子養福，也結果了，亦是易事！」貴興大喜道：「表叔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此事只憑表叔調撥，我再也不過問了！事成之後，再當重謝。」當下就叫喜來先僱了篷匠，在門外搭起醮棚，延了僧道，修齋建醮，只推說趁著這中元佳節，追薦妻妹。起頭兩天，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來觀看，三四天之後，看的人也漸漸少了。

且說譚村村中，有一個貧苦人，姓張名鳳，為人生性憨直，好管人閒事，喜抱不平，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。出來傭工，每每為同事所不容，所以傭工總不能長久，久而久之，人人都當他沒有良心，索性不理他，鬧得他走投無路，就流落到卑田院中去了。日間在街頭叫化，夜來在古廟棲身，倒也逍遙自在，不致再去受那醜惡人的醜惡氣。近來有病在身，並叫化也懶得出去，吃一天，不吃也是一天的過去。這幾天看見凌貴興門前，修齋建醮，便去門前乞些齋飯，誰知舍出來的，雖是殘茶剩飯，內中卻有許多肥魚大肉。心中暗想，原來他們修齋不吃素的。樂得拿來充饑，一連乞了六天。

這一天方才乞來吃飽，正要走開，忽然瘧疾大發，戰抖不已。看見旁邊一條夾弄，喜得寂靜無人，就捱了進去躺下。忽聽得旁邊窗戶裡面，有人說話，一個道：「阿七哥！你今天為甚麼吃煙格外吃得多呢？」一個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過足了癮，今夜要去幹事呢！」一個道：「你真是不經事！你可知梁天來同個癆病兒一般，他那兄弟君來，也是骨瘦如柴的，莫說殺他兩個，就是再多兩個，也不禁殺呢！況且我們二十多人，怕殺不了麼？你這樣費心！」一個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大爺說過，殺一個，謝一千銀子，我想奪頭標全撈呢！可惜大爺又說『逢男便殺，遇女休傷』，不然，我還想多發點財呢！」一個道：「你好狠心呀！」一個又道：「不知今夜幾時動手？」一個道：「區師爺說二更就去呢。」張鳳聽了，嚇得一身冷汗，連忙帶病走了出來，暗想：「這一帶的窗口，明明是凌宅的房子，不道貴興這廝，明裡修齋念佛，暗裡卻去殺人，真是出人意外！」又想到：「我何不趕去通個信給天來，

叫他早點躲避了呢？是呀！這正是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呢！」想罷，拽起叫化棒，提了叫化籃，直奔天來家報信。
不知天來得信後，怎麼設法預備？且聽下回分解。